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拾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五

南北朝

〔癸〕

梁承聖二年魏主欽二年齊天保四年

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迴

尉遲迴之別部家以爲西迴字海居羅代人

伐成都以

救之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撫守成都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

親也請君討之

左傳

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

軍尉遲迴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

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

自散關

注見前

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迴分兵守之進襲

成都蕭撫嬰城自守迴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迴

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啓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所破宜急

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

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

夜思歸皆以爲宜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

遂至西陵護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

先是法和既爲任約逼請梁主曰侯景平矣國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及是紀至軍勢甚

釋果有推
梨其畫像
心其畫像
釘體及密
救美猛又
何為哉內
實猶忌外
託文其執
信之其執

盛法和樂二城于映兩岸運石填江鐵鑼斷之梁
主拔侯景故將任約謝答仁于獄配兵使助法和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爲湘州刺史陸納降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

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

令說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

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叔

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

梁主復與紀書曰

年爲一日之長圖有平亂之功此舉推事歸當雙箇遣使乎其所希也如曰不然紀頓兵日久頻

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

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

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于是兩岸

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人追擊之紀衆大潰

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

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

曰圓照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三子少異名王異二子異名

梁主使衛士杜景聚卜之不吉

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胡僧祐亦以爲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

已而魏論選南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選
明賞罰布威恩綏輯安民經略未附尋夷懷之

已而法和上表自稱司徒梁主怪之僕射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梁主乃就拜之王褒字子深儉之曾孫

前注見

是冬齊宿預民東方白狼以城降梁江州郡皆起兵應之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遷柔然于馬邑川注見前突厥請降先

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木杆剛勇多智數善用兵鄰國畏之至是木杆攻柔然柔

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

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

自是貢獻相繼

〔甲〕梁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齊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

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水經注蒲川水出石樓山即此

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有郡督鎮其什長不能教齊主命列其五藏皆盡自是始爲虛

令九人食之肉及藏皆盡自是始爲虛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字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

爲九秩內命三公九命三公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

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祿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

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上年頒全中年頒半下年頒一無年不頒具見隋書百官志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文帝第四子復姓拓拔氏先是魏尙書

知字文泰之
乃再行號
復而改號
徒以怪史
官命其建
竊周禮刪
爲崇儒稱
古無識甚
矣

韓愈稱不
有人禍必
有天子謂
作史而自
附古之遺
直者猶恐
不免沉收
自以任情
舉按曲筆
肆職其遭

元烈謀殺宇文泰事覺泰殺之魏主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
諸壻爲心膂清河公李基字仲和義城公李暉子常山公于翼字文若分
掌禁兵至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
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
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
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
是有圖江陵之志梁主嘗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荊州刺史長孫儉世孫
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爲之備馬伯符梁本
子密使告于梁主弗之信

齊主殺其尙書左丞盧斐

字子章

李庶

字伯起

齊中書令魏收

字伯起

撰魏書

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
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
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謗
史鞭二百配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發豪棄骨
不亦宜乎
然收猶有
人心者能
自言之其
似不收肯
而者視自
言者視自
又甚矣

夏四月魏宇文泰弒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

安啓求入朝梁主徙勃爲晉州梁子同安郡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同安故城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刺史以琳部衆

彊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虞漢李齊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運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

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據武昌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臂然其言而弗敢啓

六月齊冀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先是梁侵齊陳霸先圍廣陵嚴超

達圍涇州梁置今涇州天長縣是侯瓊張彪俱出石梁晉成後周置縣在今天長縣杜僧明將兵

助東方白額至是齊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留兵圍之而自引兵倍道

趣涇州擊破超達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僧明瓊彪等皆還韶至宿預

使人說白額白額出迎執而斬之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字應保泰兄子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陵

爲詳計將何如謹曰殲兵漢河東郡丹陽上黨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于移動固守難下策也餘曰掃出何策謹曰下策餘曰何故謹曰憐憫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于處始皆懸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

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

魏梁如入
守臣告境
胡黃輩尚
付之漠然
且逆止法
和赴援之
旅不不知
釋君臣何
恐而王琛
石燹報書
方以爲無
恐所謂自
作孽不可
臨敵聽講
巡城和詩
甚坐困以
金城猶以
焚書折劍
自誌文武
抑道可矣

爾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

去年琛先使魏

于謹至樊鄧梁王警帥衆會之梁主乃

停講戒嚴琛至石梵

杜佑曰在河州河口上酒州今安陸府沔陽州是

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

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

鎮揚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

字元海新安人

爲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

爲後軍

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其城門著衣經坐幕席終日乃脫之

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

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六

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

徵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

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

梁主又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

梁主曰蓋實吾意宗黃何罪王琳軍至長沙長史裴政請問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爲魏人所遮梁王公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腰領分矣政跪曰惟命

言曰僧辯已自爲帝王琳不復能來政乃言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誓怒命殺之參軍裴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裴政遂之孫裴大業大寶之弟

魏人百道

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

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内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

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

子城也

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

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

德穀然策似
可理勢斷
之能行蓋
不謹楊忠
于宿將
皆肯無備
豈愚就縛
以襄陽一
隅之憂人
豈能盡殲
魏軍其言
果不用過
速亦禍耳

降文

謝答仁諫曰城中兵衆猶寡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在約梁主素不慣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梁主王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可信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梁主

然之憂以爲不可答仁歎血而死于謹徵太子爲質梁主使王褒送之于謹以冀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答

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

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

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

梁主性殘忍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

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榜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性好書晝夜不釋誓曰我歸于文士愧于武夫及城陷焚書或問何意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被害後誓以布袍覆尸葬于津陽門外

魏取襄陽徙梁王警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魏立警爲皇帝取雍州

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

制警也

初魏師未還警將尹德毅就警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入盡驅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爲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襲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縱火燒之

無遺類取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錄授魏人歸鳥未敢送死王僧靜之徒折簡可至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暑刻之閒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警曰總

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圍城警處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尹德毅天水人正之子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

少子承制

〔亥〕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警天定元年凡四國春正月梁王警始稱帝梁王警即位

改元于江陵賞刑制度並同王者惟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

大寶爲侍中尙書令王操

字子高太原晉陽人

爲五兵尙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

政事文辭膽速操亦亞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琳將兵北下至

蒸城後漢建寧縣故城也隋省入衡陽郡今湖南衡州府治聞江陵已陷爲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

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字德字

萬歸之子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是爲敬帝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卽梁王位時年十三以

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尙書事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

西大將軍僧辯居石頭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頗屢諫不聽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爲太子先是齊主遣殿

中尙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迎淵明書曰嗣主冲範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等堪保金陵

故置爲梁王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注見前散騎常侍裴之橫字如岳梁之高弟禦

之敗死僧辯大懼乃出屯姑孰遣使奏啓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

梁王爲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

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卽位以方智爲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

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遣清河王岳救之。至義

陽。江陵已陷。岳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長史王瑒不從殺之。齊主

遣儀同三司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戍之。儼始入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

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攻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韃皮帶角

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

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爲沙門。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

者。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王僧辯

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

是年四月追諡顯號世祖。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

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謀襲建康。

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爲備。霸先部分將士。使徐度侯

安都等。水陸俱進。人皆以爲將禦齊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

價誅罪自
當先寢在
霸器已久
非以爲舉
特欲去害
已者而巳

踰北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顗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爲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爲尙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舊霸先兄，道譚子，即陳文帝。討之。杜龕素恃王僧辯之勢，

不禮于陳霸先。霸先深怨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

太守章載字德基，之孫。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爲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先是

霸先將圖僧辯，密遣兄子蒨還長城。晉縣，五代吳越改長興，今屬湖州府。立柵以備龕。及是，蒨

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

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書諭章載，載降。霸先

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字無畏，開喜人。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

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明年，蒨克吳興，獲龕殺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說龕

使降。蒨然之。其妻王氏曰：『昔陳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既而蒨出降，蒨尚醉未覺，遂見殺。王氏戲髮出家，僧智及弟僧慎奔齊。

梁譙

今豫州

秦

今六合縣

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

以叛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

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

僧辯死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會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任

約將兵乘虛入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杜陵

字義倫

居守安

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窺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

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卷甲還自

義興引韋載與共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遣兵

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

霸先問計于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則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

兵塔彼糧路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淮南秦淮之南也秦淮源出溧水縣西北流貫江甯府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關故名

使侯安都夜燒齊

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于大航築壘使杜陵守之齊人亦

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

北齊齊蕭軌事行史闕其傳

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諸軍

攻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

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浦口

此秦淮之口非江北浦口也

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

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

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

方等之子

等為質

而與齊盟。嗣微約皆奔齊。

齊失亡馬伏船來不可勝計齊主乃諱柳達摩。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初齊平秦王高歸彥

字仁英高祖族弟。

幼孤高祖令清河王

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

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娼婦薛氏有寵既

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鳩岳殺之

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于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于神上一座

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爲公。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

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嚙噠

注見前。

東走契丹

北并契骨

胡三省注即唐之結骨唐書點焉斯古堅昆國或曰結骨

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

即青

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

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

長安東南霸城

門民見門色青因曰青門即漢召平種瓜處。

〔丙子〕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綱目以後梁爲北朝附庸歲首不書年號唯嗣位改元乃書今依之。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

爲大冢宰。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尙書令盧辯

字景先同兄子。

依周禮

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爲太師。太冢宰。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太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遣兵擊侯瑱于湓城。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擁兵據豫章。及江

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

于梁山以備之。

已而瑱爲王琳將侯平所敗。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降。瑱乃詣關歸罪。霸先以爲司空。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

兵十萬侵梁。出柵口。

柵江之口。注見前。

向梁山。

即天門山。注亦見前。

陳霸先帳內溫主

王勇士以突齒殺人。

著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康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

秣陵。陳霸先令周文育與徐度杜陵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自方

山

注見前。

進及兒塘。

在上元縣東南。

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

即白下城。注見前。

適與

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

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安都帥十二騎突嗣徽陳。破之。六月。齊兵

至幕府山

在江甯府西北與地相勝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

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

馬驢以食轉至玄武湖

注見前

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

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

在上元縣西吳時鑿引湖以灌漑故名

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

四方糧運不至士卒皆饑疲會陳舊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

煮鴨裹以荷葉未明孽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

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禽徐嗣徽斬

以狗追奔至于臨沂

晉書置屬南琅邪郡故城在今句容縣北

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

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多惟任約王僧愔得免

一諸軍士以賞俘虜一人爲得醉齊人聞蕭軌等被殺亦殺

陳顯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

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遣

使奉表于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

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

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肅然軍國機密獨決懷抱每臨

所不狂諄

行陳親嘗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若宿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往往亂之或以腸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鐃長鐃到確之屬陳之于庭每醉輒手殺人以其戲

至楊愔不
能匡正而
轉以死囚
供御計周
旋之從史
臣亦主昏
美之上誠
於下政清
何言

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因齊主欲殺下殺之以成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惡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命于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一
日泣謂事臣曰黑類不受我命奈何齊主曰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禽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
進曰桃枝妄言應陛下奈何齊主曰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禽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
引出謂曰吾何如榮封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
癡人方知龍達比干未是後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譏竟斬之由此內外僧僧各懷怨毒而能委政楊
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政是
以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爲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九月梁陳霸先自爲丞相錄尚書事

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

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字永和康哀氏人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

之甯曰樹敦吐谷渾所都故城在今西甯府邊外曼頭山北賀真與樹敦相近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

根餘衆自敗木杆從之與甯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法見前歎甯勇

決贈遺甚厚明年吐谷渾寇涼都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抄掠耳掠無所獲勢將自走數日聞至果如其言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舊法與高歡同例說見前世子覺榮第三子後代魏爲周高祖嗣

泰北巡渡河還至牽屯山即雞頭山注見前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

諸子皆幼小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泰能駕馭英豪

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爲之及卒諡曰文公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爲太師柱國大冢